

这一条河的怀想（组章）

天涯

运，是一个动词。与流动的水结合，生发无限的生命活力。

古老的河流，自春秋始发，北起北京，南至宁波，一路蜿蜒曲折，在中华大地书写独属于它的辉煌巨著。从一滴水，到无数支流，纵横的水系，四通八达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的奇迹。2700 公里的长度，非一日造就，那里有一代又一代勤劳人民的贡献。一双手，又一双手，他们是夸父、是愚公、是另类的精卫，以人海的力量和智慧，开凿出一条世界之最的中国人工大运河。

隐秘的历史，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了前行的方向。

回首，有多少风云已化作沧桑一笑？而今天的你我，是否能沿着潜伏的线索，找到最初的那一声号子？截一段封存的记忆，拂开浮尘，大运河，我不是过客，我是离人。

01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

船已归港，而帆依然高高扬起。

在等一段新的旅程吗？听，远方有海的呼唤，那是梦想最终抵达的归宿地。

一条寓意着开放、接纳与包容的河流，从微澜到壮阔，从偏于一隅到与世界接壤，河流不语，却又让人穷尽世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它的敬仰。

伟大从来都不是虚无词汇的堆砌。你看，这一条河穿过山野、村庄、城镇，贯穿古今，无论贫瘠还是富饶，激越抑或舒缓，给予相同的慷慨。它从不吝啬自己的拥有，即便有一天使命终结，被弃于时光堤岸，它也无悔。在每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，重温昔日繁华。河面上，南来北往的船只，载着形形色色的欲望。石拱桥头，

忽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这是从京城来的官差吗？岸边，挑担的小商贩在为生计奔波，卖艺人的表演与舞狮队各不相干。

有小舟悠然而至，停泊。

院子里，桃花灼灼，两扇紧闭的木窗打开，谁又成了谁的风景？

这是大运河的回忆，还是我的幻觉？一条河伸出茁壮的根须，联接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，从此江河海彼此融合，开辟那一条南北通途。文化落地，在相互碰撞中摩擦出灿烂火花，成就运河这部百科全书，供后人细细阅读。商贸交易，粮食运输，社会自然资源的整合与平衡，财富如潮水奔涌而来，在运河史上烙下无法抹去的兴盛印迹。

不要轻视一条河的作用。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，在风起云涌的年代，谁控制了运河，谁就能夺得胜利的先机。

历史，明明白白写下了它的答案。

02 杭州拱宸桥



拱宸桥，古运河杭州终点的标志。

拾级而上，98 米的长度，16 米的高度，这是拱宸桥的身份特征。从数据里，我测量了一艘船的深度。脚下的石板，不肯告诉我它们来自何处。这是新的吧？伸出手，紧贴在桥身，幻想指尖会出现正确的年份。桥下河流浩荡，它在笑我痴傻，我想要的永恒其实就是躺在掌心的当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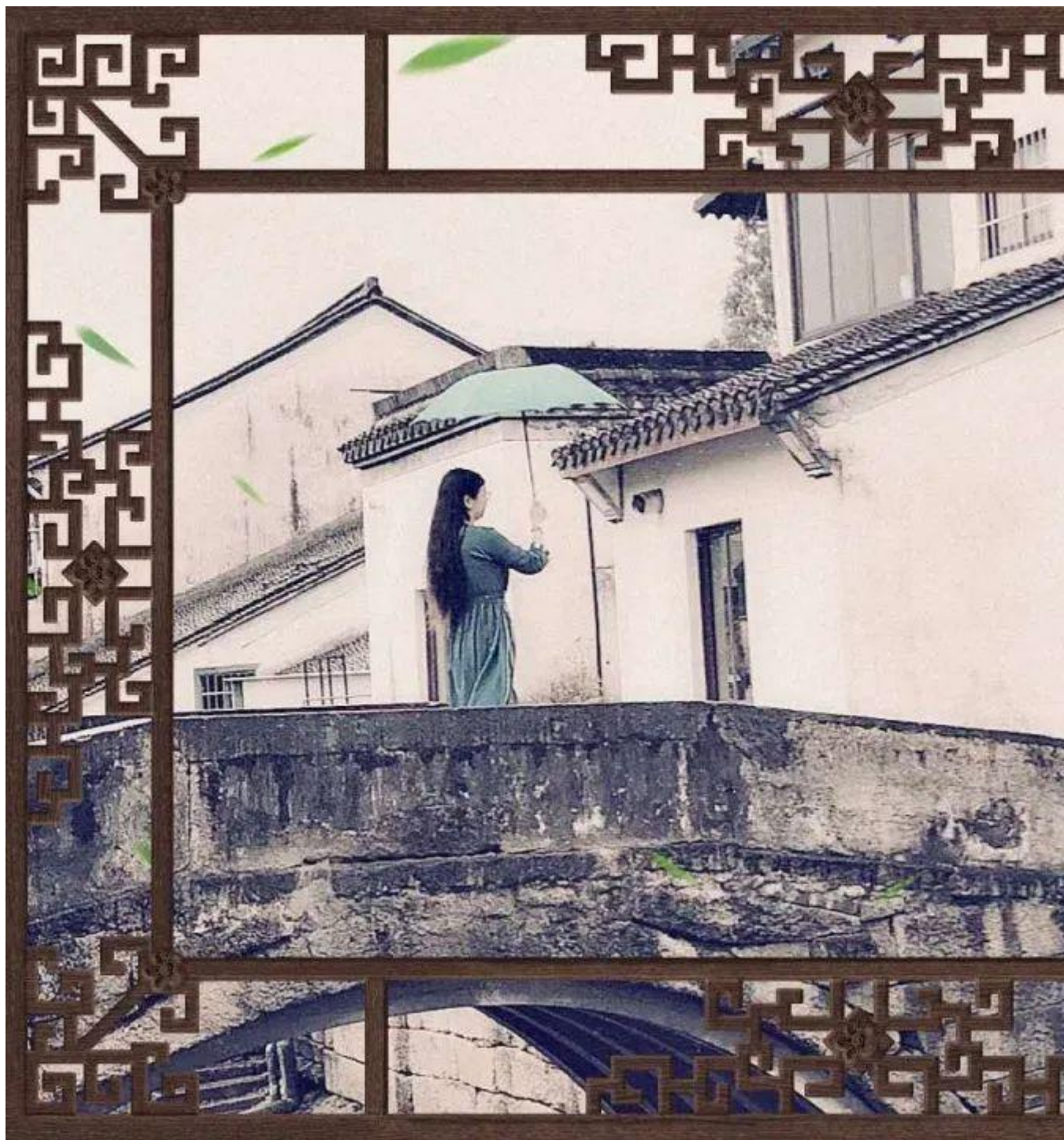
握住，握住风，握住此刻的心动，又轻轻放下。怎样才能读懂一座桥与一条河的生死相依？从此岸到彼岸，桥与河相守，无法切割。

这是一座桥对一条河流的见证。活着的河流，经过 2500 多年的风霜雪雨，四季轮回，从容走向未来。我的目光随着流水而去，探寻沿河两岸变迁的轨迹。也许前世我就是站在码头上为你送行的女子，看你肩负包袱，踏上赴京的客船。是荣归故里，还是落魄而归？或一去不复返？守着坚贞誓言的女子，能否敌过逝水流年的摧残？故事留下了空白。

暮色降临，河岸被灯光点亮，璀璨。

当我从桥上走过，风吹起了我的长发。烟波之上，你的容颜突然无比清晰。从此，我与运河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。

03 西兴古镇



七月的雨，模糊了西兴的眉眼。从文字到现实，古镇给我一个朦胧的背影。

浙东第一关隘，钱塘江上南北四大古渡之一，乾隆赐名的“过塘行”，大码头云集的贾商，还有诸多的传说故事，成全了西兴运河的黄金时期。

遗迹呢？我好像错过了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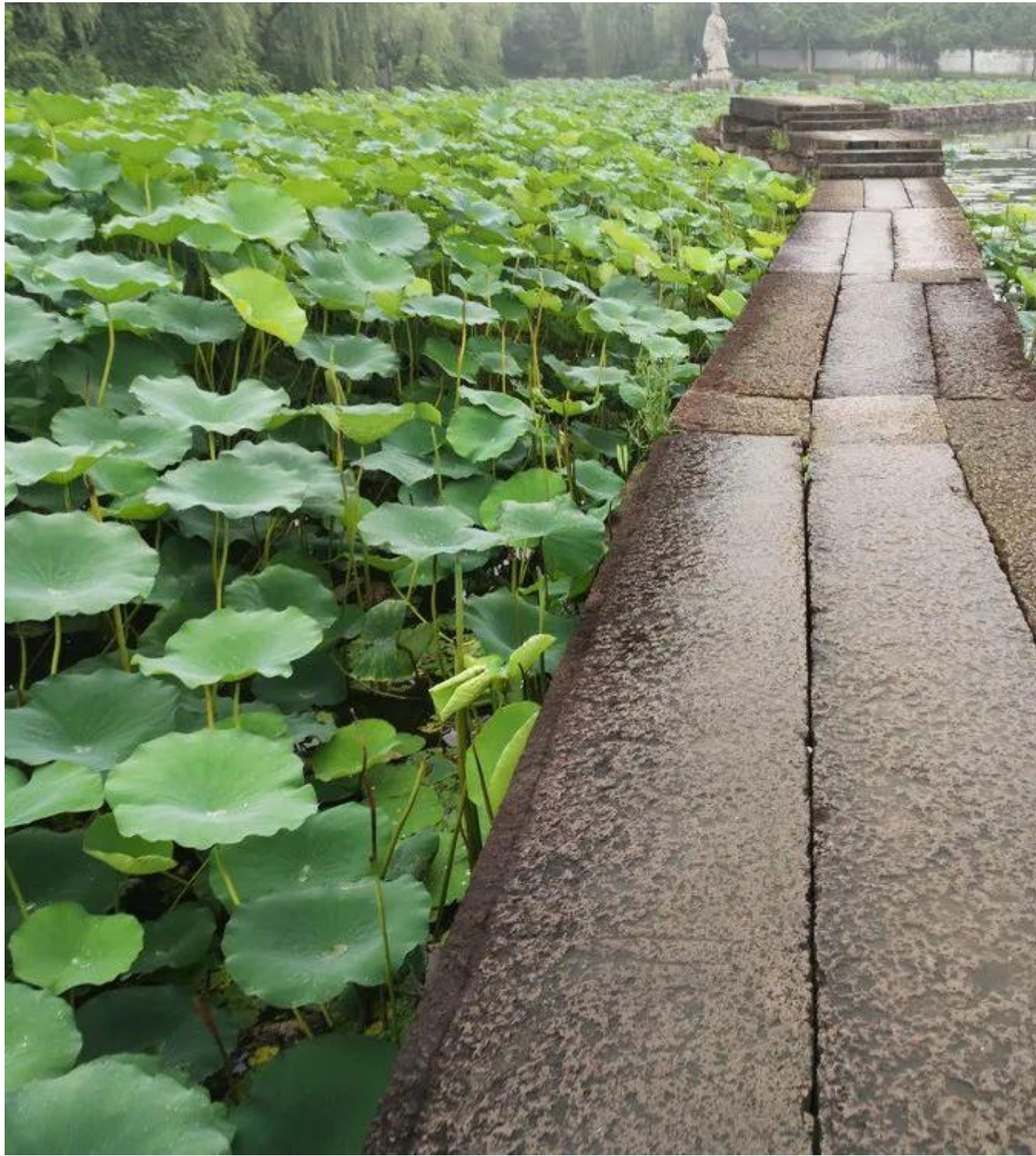
河边，素墙黑瓦的民居里，有老人在怀念当年的官河，船接着船，延绵数公里之长。运货的，送客的，人来人往，沸腾的生活，似流水给人希望的指引。当时代的车轮辗过喧哗的码头，官河断航，一切都归于寂静。

我该如何挖掘这一脉沉默的水域？低调，任浮云掩去昔日的荣光，回归事物的本源。河流依旧，古渡无踪，还是来一曲缠绵的《桃花渡》吧，那涉光而来的曼妙身影，踏过古老石桥，消失在时间的海。

谁在说，诗和远方不可兼得？

一滴雨珠从睫毛上滚下来，落进河的怀抱，唤醒了西兴沉睡的梦。

04 山阴古纤道



我来得太晚，只看到你被现代工业蚕食的身躯，留下短短一节，像一把钥匙，
打开运河的闸门。山阴古纤道，我很想光着脚走一遍你来去的路。

纤夫的号子呢？一步一呐喊，把艰辛踩于脚下，底层民众的挣扎。谁明白这一根绳索的重量，谁就读懂了你眼中泪的苦涩。凹凸不平的青石板，记不清重叠了多少脚印，只记得那份沉重，无法卸下。

此刻，暗流涌动，那一排水中木桩，像一个个感叹号，暗示真相残酷。舟行千里，对月当歌，诗人的浪漫背后，或许就有纤夫泣血的疼痛。

你注定被遗忘在运河之畔，与石缝里的野草为伍，任风雨飘摇，荣辱不惊。这是你的命运，你从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力。我走向你，走向一池荷香，走向郁葱的高粱地，走向这深深浅浅的时光，却永远走不进你的孤独。

当我转身，你于我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存在。只有雨在不停地下着，跟千年前一样冰冷。

05 从郑家渡到小西坝



宁波，一条河在这里画了个句号，又以另一种形式连绵不绝。大地主人，在人类之后，再次承载沧海桑田的裂变。

郑家渡口，早已没有了昔日陆游笔下“卧听满江柔橹声”的盛景。有白鹭振翅，掠过平静的河面，看远山如黛，谁的手绘就这水墨意境？心事潮湿，云层漏下的那一缕光，若隐若现。

“你是我永远都无法抵达的岸。”一个声音在低吟。

无舟可渡的惆怅。抬头，天又阴沉下来。

去大西坝，浙东运河上的明州门户，中国大运河内河航道与外海相通之地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出发处之一。

我只能用想像描绘大西坝曾经的模样：四方形炮楼，三米高的炮梯，炮楼中刻“明州锁钥”四个大字。一个“锁”字，道尽了它重要的地理位置。登高瞭望，江河阡陌尽收眼底。坝头有“普渡庵”，庵边有“雷祖殿”。有官船将至，炮手燃火炮相迎……

迎客的炮声似乎仍在空中回荡，大西坝已湮没在岁月云烟。只有那座被密密麻麻爬山虎占领的废弃建筑，告诉我们几十年光阴都可以翻天覆地，除了这条河，没有人可以穿越千年。

姚江边，新旧小西坝闸遥遥相望。这是一种象征，内涵丰富。开与合，代表人生的两极。就像这条河，有太多可以抒发的情怀。至柔至刚的特质，决定了它的非凡格局。

这一条河，我从未真正走进。

这一条河，我一直都没有离开！